

『夏窝子』里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王梅

探路。碰到暴风雪，人员和牛羊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为了草原，牧民们坚持四季转场。

“我家的四季转场路很长，先从北到西南角，再往东面走到东南角，又搬到北面草场，覆盖东南西北，最长的要数秋季草场到冬季草场，有60公里，以前要走4-5天，牛驮马背，现在开着面包车，只需一天的时间。”更求说。

生态工程落地

7月巴塘草原美如画，高寒草甸，一只手下去，巴掌底下竟有五六种花草。

草原植被好，种类多，离不开多年来生态建设项目的实施。玉树先后实施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草原围栏和划区轮牧、退牧还草、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等生态建设工程项目。

上巴塘村更喜尖措的屋前屋后种满了燕麦、苜蓿草和元根，这里是他和妻子、孩子们固定的家，是

他们的冬窝子。每年开春，更喜尖措种植一些适合高寒生长的草料，作为冬季饲草料，草籽由玉树州草原站免费提供。草原站站长才当周说：“圈窝种草，是为了给牛羊补饲，也是为冬季防灾做准备。”

更喜尖措最怕的是鼠害和草原毛虫害，草场植被总被鼠虫害给破坏。玉树草原站工作人员想办法，每年6、7、8月份，定期灭鼠灭虫，还设立招鹰架，给鹰提供生存环境。“属于生物防治、食物链防治，这比化学防治效果明显，鹰越多，老鼠就越少。植被越差的地方，老鼠越多，因为草长得不好，老鼠看不见路，就被鹰给吃了。”才当周说。

更喜尖措每年有3万多元的草原生态奖补资金，和他一样，玉树州目前享受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的农牧民群众有115023户323372人，涉及全州6县45个乡(镇)258个村，补奖总资金为72781.85万元。

数字显示，天然草原退牧还草、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

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的实施，使得草原生态环境趋于改善，草场产出率和生态效益明显提高，2019年植被平均盖度为61.47%。

科学理性保护

去年，下巴塘村成立了生态畜牧业合作社。27岁的多杰把39头牦牛全部入了股，“放牧不是我擅长的活，父母留给我的牦牛和马匹全都入股”。腾出手，多杰开始学习汽车维修，多杰的心愿是在未来在结古镇开一家汽车维修厂。

牧民个人饲养牛羊抵御风险的能力弱，遇到雪灾和病害，一夜之间可能返贫。在畜牧业合作社，有专人科学饲养，牛羊生病相对少了，而且还给牛羊上了保险，冻死或病死的牛羊，多杰开始学习汽车维修，“草场、人力、牲畜都可以入股，到年底，有分红。”

玉树林草局草原湿地科负责人马宏义认为，合作社整合了草原和牲畜，把草场分割成小块，划区轮

牧，对草场修复有好处。“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是保护草原的理想方式。”马宏义说。

“草原上必须要有牛羊”，过去一段时间，草地被围起来，完全禁牧，草原却严重退化，原来，草需要牛羊的踩踏和啃食，否则草长的太茂密，日照减少，根茎腐烂，而且草地肥沃离不开牛羊粪。“因此，我们倡导草畜平衡，适度放牧。”马宏义说。

“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原玉树州林业和草原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公报且增坚持在河边、沙石地、水土流失的地方种树。“但是，在草原上千万不能种树，上世纪50年代末，曾在玉树草原开荒，种粮食，不仅种不出粮食，而且破坏了草场。”从事林草工作30年的公报且增深有感触。

有过惨痛经历，现在的草原保护趋于科学、理性。在草场退化严重的地区实施阶段性禁牧，时间通常为3-5年；草势好的地方实施草畜平衡，严格控制牲畜数量；在黑土滩，围起来种草，慢慢恢复植被。

盛夏季节，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山、湖、草、木相映成趣，景色悠然气候宜人。该县诺尔镇新民村一组村民马云平承包的3700亩土地上，一眼望去，满目绿色，郁郁葱葱，林间种植的芍药花婀娜多姿，成荫的绿树下，三三两两的西门塔尔牛正在悠闲地吃草，一副如画的美景。

曾经有人出价600万元换取这片土地的承包权，而马云平对此无动于衷。他对笔者说：“我20年的劳动成果、国家政策20年的惠顾换来这片3700亩地的绿水青山，这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是给予子孙后代留下的金山银山。”

对于世界4大草原之一的锡林郭勒来说，守护首都北京正北的生态环境，建设祖国北疆绿色长城不仅仅是马云平等人的坚守，更是104万锡林郭勒草原儿女的奋斗目标，是全力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敬献的绿色厚礼。

为了这份厚礼的“绿色”属性，锡林郭勒的草原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收获了斐然成绩。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5月，在全区12个盟市“十三五”大气环境约束性考核目标完成情况排名中，锡林郭勒盟位居第一，而且2020年完成情况预测也排在第一。

去锡林郭勒呼吸新鲜空气，沐浴天然氧吧已成为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带动锡林郭勒草原旅游和经济增长的一大重要元素。在盟西明珠穆沁旗蒙古古城景区，来自上海的游客夏先生对同行的朋友们唱起了刚刚学会的一首歌——“锡林郭勒大草原，我心中的绿色。锡林郭勒大草原，大海一样辽阔……”

巴亚斯古楞是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牧民，也是用行动守护这片绿色的人。他家于2017年处理了1000多只羊，从吉林省购进了100多头优质西门塔尔牛，走上了“减羊增牛”之路。他说：“从事畜牧业生产不但要考虑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要算好生态账，生态好了，才能持续发展。”

作为举世闻名的天然草牧场，锡林郭勒盟认真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将全盟2.7亿亩草场纳入补奖政策范围，划定草畜平衡区2.2亿亩、禁牧区0.5亿亩，科学核定适宜载畜量，实行责任落实与资金发放相挂钩机制，配套推进农区禁牧、沙地禁羊措施，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多年来的超载过牧问题得到初步遏制。特别是近三年，全盟畜牧业年度牲畜存栏量连续呈现负增长，总规模较2000年减少326万头只，控制在适宜载畜量范围内。同时，该盟每年安排3500万元，以每亩补助30-65元的标准，对4个重要生态功能区试点实行特殊保护措施，还从2018年开始，每年投入1.68亿元，在草畜平衡区全面推行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措施，促进草原休养生息、科学利用。

锡林郭勒草原是内蒙古草原的主体部分，可利用草原面积占全区的26.5%，分布的草地类型和植被种类最为齐全。锡林郭勒盟将62.35%的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与20年前相比，今年的草原植被盖度提高了16个百分点，产草量提高了50%左右。为了更好地“护绿”“用绿”“管绿”，锡林郭勒盟将发展思路定为主攻现代畜牧业、清洁能源和文化旅游三大产业。

去锡林郭勒草原『吸氧』

吴勇 巴依斯古楞



几名藏族演员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尕海镇秀村帐篷城景区的草原上表演舞蹈。新华社记者 陈斌摄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巴塘乡下巴塘村的村民更求拿着刚做好的酸奶。本报记者 王梅摄

美丽夏牧场

绿草如茵，牛羊成群，清凉的微风送来阵阵野花的芳香，牧人悠闲地牵马而行……这就是迷人的夏牧场！这些年来，牧区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退牧还草、定时转场、环保生活越来越成为牧民的自觉行为。今天，我们特约新疆、内蒙古、青海的记者，献上一组牧民转场夏牧场故事，以飨读者。



羊群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境内的草原上觅食。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牧民跃下马背 草原生态好转

本报记者 李亚楠

不用带太多，草场里有搭好的帐篷，里面也有生活物资。”

路上简单吃了点馍，中午刚过，一家人便赶着牲畜到了自家草场，收拾打理好之后，留下一人在草场看护牲畜，马孜克和家里其他人便下山了：“要回来收拾饲草，过一阵子就上草场送一次补给，半年之后就可以赶着牲畜回来在家里养着了。”

在新疆，逐水草而居，风雪侵袭，

人畜困顿……这样的情形已经不多见了，很大一部分牧民已像马孜克一样实现定居，房子掩映在群山中间，周围长满了绿油油的饲草，家里有电视、洗衣机、冰箱等家电。

游牧曾造成超载过牧情形发生。一段时间里，随着不断增多的牛羊啃食，新疆北部的草原严重退化，生态环境恶化，草畜矛盾日益突出。

在国家支持下，新疆启动了一系列牧民定居工程，开始以人工草料基地为中心的牧民定居建设。各地在水土、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修建定居点，开发饲草料基地，让牧民相对集中定居下来，同时开展配套的医疗、教育、文化、卫生建

设。一批批牧民搬入新居，建起暖圈，种起饲草，不再顶风冒雪放牧牛羊。

“我们是半年放牧，半年圈养，家里有1.1万亩草场，按照以草定畜的规定，我们养的牲畜变少了，但是因为国家给草原补助奖励，收入并没有减少。近些年，我们的草场因为牲畜少了，草长得越来越好了。”马孜克告诉记者。

2020年，新疆共落实草原补助奖励总面积6.91亿亩，其中禁牧草原15010万亩，实施草畜平衡管理54090万亩，每年每亩2.5元，发放补助奖励资金24.7725亿元。

退牧还草工程的实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首先是促进了生产方式的转变，牧区集约化生产水平提高，牧民逐步实现了“定的下来、稳得住、能致富”，还进一步完善了家庭草场承包责任制。其次是社会效益日益凸显，加大饲草料基地建设为牧民提供了基本保障，促进定居为牧民提供了增收渠道，“综合来看，新疆退牧还草工程实施以来，草原畜牧业实现了向冷季舍饲、暖季放牧生产方式的逐步转变，草原生态总体趋势向好。”

根据《新疆实施牧民定居工程规划》，在2011-2020年期间，新疆将有16.93万户、76万多名牧民跃下马背，过上现代、文明、舒适的定居生活。图题：新疆那拉提空中草原。杨天民摄



远处青山，牦牛悠闲地吃着青草，夏窝子里的女主人更求正忙着打酥油……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巴塘乡下巴塘村更求一家6月1日转场到巴塘草原，夏窝子（夏季草场）里除了齐全的生活日用品，帐篷外还堆放着编织袋，袋子里装的是捡来的垃圾，更求还是一名生态管护员，巴塘乡生态公益性岗位覆盖70%的精准扶贫户。

牧民坚持转场

更求说：“除了生态管护员每年2.16万元的工资，家庭收入主要靠牦牛，而草原也是牦牛赖以生存的场地。所以，草原是我们牧民的生存依靠。”更求家里25头牦牛，去年出栏6头，她还做一些酥油和酸奶出售，年收入完全达到脱贫标准。

每天，更求在草原上捡拾垃圾，还要看牧民是否按时转场，草场上的牲畜是否超过规定数量等，一岗多责。下巴塘村党支部书记马索南介绍说，一年四季牧民要转四个草场，四个草场是流动的，冬、夏两个季节的草场时间最长，春季草场只有一个月时间，冬窝子里放固定东西。

“频繁转场是提倡的，对生态和牛羊都好，不仅牛羊吃得饱，而且草场恢复得快，连续吃草15天和30天是不一样的，夏季草场上吃的时间越短，秋季草长得越好。”巴塘乡党委书记邱君扎西说。

“为减轻草山负担，政府和百姓做了各种努力。”下巴塘村用村规民约规定严格的转场时间，牧民严格按照时间转场。超过或提前，一天一头牛按1-2元钱罚款。

据马索南介绍，转场时赶上大雪封山或是雪水冲毁道路，村和乡政府雇佣挖掘机开路，组织牧民修路。转场前，村两委党员带头去

6月底，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库车干塔吉克自治县大同乡克其克同村的马孜克·沙发尔正准备上山往草场送一些补给，毛驴背上的筐里装满了米面油，还有蔬菜。

4月初，马孜克一家赶着牛羊上草场。一大早，一家人吃完早饭，准备好路上吃的水和馍，以及少量生活用品，赶着100多头(只)牛羊等牲畜从家里出发了，“15公里路，骑上毛驴、牦牛，只走了5个小时就到了，东西也